



凡尔纳科幻三部曲

神秘岛

[法] 儒勒·凡尔纳◎著 束光辉◎编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凡尔纳科幻三部曲

神秘岛

[法] 儒勒·凡尔纳◎著 束光辉◎编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神秘岛

【第一部】 高空历险

629	第一章	仓皇落难
632	第二章	五个战俘
638	第三章	营救工程师
642	第四章	神秘的小岛
647	第五章	岛上的第一晚
652	第六章	两个好猎手
657	第七章	发现工程师
662	第八章	恢复知觉
668	第九章	升起一缕轻烟
675	第十章	山间探索
680	第十一章	勘探海岛

687	第十二章	大自然的馈赠
693	第十三章	海岛经纬度
699	第十四章	小岛坐标
704	第十五章	开始冶炼工作
709	第十六章	托普奇迹脱险
714	第十七章	炸开岩石
719	第十八章	花岗石宫
724	第十九章	装饰新居
730	第二十章	一粒麦子
735	第二十一章	天气转冷
740	第二十二章	冬日活动

【第二部】 荒岛上的人

748	第一章	一枚子弹
754	第二章	神奇的箱子
759	第三章	搜查全岛
765	第四章	荒岛西海岸
770	第五章	发现气球
777	第六章	洞口的猴子
783	第七章	造桥和耕种
789	第八章	和谐棉花

794	第九章	制造玻璃
800	第十章	一缕烟升起
806	第十一章	初次尝试与外界联系
812	第十二章	新船下水
820	第十三章	寻找遇难者
826	第十四章	林中的野人
832	第十五章	陌生人的泪珠
838	第十六章	新的伙伴
845	第十七章	陌生人的真面目
851	第十八章	收发电报
857	第十九章	环岛航行
863	第二十章	海上的船

【第三部】 岛的秘密

870	第一章	海盗旗帜
876	第二章	艾尔通侦察
882	第三章	双桅船沉没
889	第四章	打捞沉船
896	第五章	海底的水雷
901	第六章	海上的神秘人
907	第七章	抢救赫伯特

913	第八章	绝境之中
915	第九章	入侵高地
921	第十章	宝贵的药物
926	第十一章	搜索小岛
931	第十二章	艾尔通活着
937	第十三章	毫无收获
944	第十四章	一派和谐
949	第十五章	神秘人的召唤
957	第十六章	伟大的尼摩船长
963	第十七章	兑现承诺
968	第十八章	危险来袭
976	第十九章	小岛毁灭
983	第二十章	最终获救



神秘岛

【第一部】 高空历险

第一章 仓皇落难

“我们又在上升吗？”“不，下降！我们在下降！”“更糟糕的是，史密斯先生！我们正在往下掉！”“天哪！快把重物扔出去吧！”“看！这最后的一袋都没了！”“现在气球上升了吗？”“没有！”“听，我仿佛听见海浪拍打的声音！”“吊篮下面就是海！”“离我们超不过 500 英尺了！”“把所有有重量的东西都扔下去！……所有的！”

在 1865 年 3 月 23 日下午 4 点左右宽广的太平洋上空飘来阵阵喊声。

那年，从东北方吹来的暴风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狂乱的风暴从 3 月 18 日到 26 日不间断地肆虐着大地，在北纬 35 度到南纬 40 度的 1800 英里中，它肆意地穿梭破坏。在美洲、欧洲和亚洲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城市被毁，树木死亡，堤岸被狂暴的巨浪摧毁。仅从部分公布的数据中，就有几百只被抛上陆地的船，部分龙卷风经过的地方都夷为平地，光在陆上和海里失去生命的就有好几千人，这就是当时暴风造成破坏的铁证。就算与 1810 年 10 月 25 日哈瓦那和 1825 年 7 月 26 日瓜德罗普的可怕灾情相比，这次的灾情也远远地超过了它们。

在陆地和海洋惨遭浩劫的时候，同样惊心动魄的表演在高空中也上演了。

一只氢气球以每小时 90 英里的速度冲向太空，被龙卷风带到水柱顶的皮球好像被空中旋涡黏住了似的，不停地旋转。

在气球的下边竟还系着一只吊篮，里面坐着 5 个人，在浓雾和水汽作用下的整个洋面上，人们也很难观察到。

可能有人会问，这个气球——狂风的玩具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世界的哪个角落飞过来的？当然，它是不会在狂风来临后起飞的。但是，狂风已经没日没夜地刮了 5 天了，并且早在 18 日那天风暴要来临的征兆就已经出现了。毋庸置疑，这个气球绝对来自遥远的地方，毕竟大风一昼夜之间最少能把它带到 2000 英里之外。

那些失去方向的乘客无论怎样也没法计算他们起航以来所经过的路程。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怒吼的暴风中他们不断地飘荡，竟然平安无事。丝毫不觉得自己在滚动，也不觉得颠簸。哪怕他们在空中飞来飞去，被风吹得打转。

吊篮下面的浓雾遮挡住他们向下的目光，他们四周充斥着阴云，他们不知昼夜。在高空中悬浮的他们处在一片黑暗之中，既没地上的反光穿过，也没地上的人声传入耳中，甚至连海洋的澎湃声也没有了。只有在气球飞快下降的时候，他们才感受到死亡的危险。在扔下了弹药、枪支和粮食及一些重负之后，气球又重新上升到 4500 英尺高的空中。在飞行的人们发现气球下面是大海时便会觉得空中的危险比面对海洋的危险要小些，因此不加思考地把最后有用的东西也扔掉了，同时他们用尽方法尽量不让气球泄漏出氢气来，现在氢气才是他们唯一可以保命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悬在海洋上。

惊险恐怖中的黑夜终于过去了（胆小鬼恐怕早已成鬼了），白天又来临了。随着白天的到来，暴风也逐渐露出平静态势。在 3 月 24 日的清晨开始，暴风有了明显减弱，日出时分，一片片的轻云开始向更高处飘去。没几小时的工夫，飓风就变成了“强风”，这就是说，大气流动的速度最少已经降低了一半，即便现在还是水手们所说的“紧帆风”，但是风势真的减弱不少了。

11 点钟前后，下层的气体显得比较清新了，像雷雨过后常有的那种湿润的气息开始充斥在大气中。暴风仿佛不再向西前进了，风力似乎已经进入风烛残年了。它会跟印度洋上的台风一样，说停就停，一下子就结束吗？

但是，就在那时候，气球竟然慢慢地又下降了。看来它正在逐渐微缩，气球从球形变成了椭圆形，气囊也变长了。中午时分，气球离海面仅仅只剩 2000 英尺了。那是可以容纳 50000 立方英尺气体的气囊，正因为它的容量，才能在空中上升得很高，保持平行方向移动甚至停留很长时间。

当危险感再次来临时，乘客们把仅存的一些可以减少下降的物品扔下（少量存粮、衣袋里的小刀等每一件东西）。这时，有一位乘客爬到套住网索的圆环上，想要把气球的下部系得更牢些。

然而，乘客们都心知肚明，氢气已经不多了，气球不可能再向上或维持现在的高度，他们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他们下面没有陆地，哪怕是一个小岛也没有，全是一片海洋，以至于没有地方用来着陆和下锚。

大海依旧汹涌澎湃！辽阔的洋面，哪怕居高临下地望去，视野放到 40 英里开外，也了无边际。洋面在暴风无情的鞭挞下卷起汹涌的浪花，像万马奔腾，一片片白马鬃毛随风飘荡。望不到一片陆地，更别说一叶孤帆！乘客们在生死关头拼尽全力试图阻止气球的下降，以免被波浪吞没，可气球在顺着东北风以极大速度移动的同时，依旧快速下降，他们的努力似乎都白费了。

他们都身处在万分危险的地方！气球不再属于他们，他们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氢气的外泄已经没有办法可以阻挡，气囊越来越瘪，下降的速度也显得越来

越快。吊篮在午后 1 点时离洋面已经不到 600 英尺了。

气囊中的氢气在裂缝中喷涌而出，仿佛已经无力回天。一切物体都被扔了下去，重量有所减轻，因此，乘客们还可以在空气中待几个小时，不会掉进海里。但这仅仅是几个小时而已，如果在天黑以前还没有合适的地方着陆，那一切都结束了。

这时他们只能殊死一搏了，他们都是聪明勇敢的人，他们没有任何抱怨，只有想尽办法延长降落的时间，他们誓要奋斗到最后时刻。吊篮只是一个柳条编的篮子，不可能在水上漂浮，一旦入水只有沉没。

2 点钟时，离洋面只有 400 英尺的高度了。就在这时候，一声洪亮的让人充满安全感的声音传来，回声同样铿锵有力。“东西都扔了吗？”“不，只剩 10000 金法郎。”一个钱袋立即沉没在海底。“气球上升了吗？”“上升了一点点，可是它马上又会下降的。”“还有什么可以扔的吗？”“没有了。”“有！还有吊篮！”“让我们抓住网索，把吊篮扔到海里去吧！”

这是目前唯一的减轻气球重量的方法了。吊篮的绳索最终被割断了，吊篮也掉进海中了。于是，气球又上升到 2000 英尺的高度。

爬上气球网的 5 位乘客，紧紧攀住网眼，双眼无助地注视着下面的无底深渊。

众所周知，气球最敏感的是重力的增减。就算扔下很轻的东西，也能改变气球高度，它就像是空气中极为精准的天平。毋庸置疑，它只要有丁点重量的减少就会迅速地上升。此时正是如此。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大量的气体从裂缝中向外跑，气球又下降了，这次似乎真的无力回天了。

他们都竭尽所能了！现在除了上帝恐怕没人能拯救他们了，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此时，现在距海面只剩 500 英尺了。

突然传来一声犬吠声，他们竟然还带条狗！狗紧紧依偎在主人身旁并攀着网眼。

一个人大喊道：“托普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接着有人回答道：“陆地！陆地！”

原来从天亮到现在，气球在大风的作用下向西南飘行了好几百英里。现在前面终于出现了有点高度的陆地，但是这片陆地距离这里至少还有 30 英里，按现在飘行的速度，最少也要一个小时才行。

一个小时！气球所剩的气体会不会在一个小时以内消散完呢？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它了！热气球上的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陆地的所在，因此他们必须不惜代价到达那里。尽管他们不知道那是岛屿还是大陆，因为不清楚他们被飓风吹到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来了。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去那片陆地，哪怕那里没有人烟，或者去不得。

4点钟的时候，气球更加贴近水面了，它已经支持不下去了！好几次，巨浪都穿过网的下部，它变得更加沉重，它就像翅膀有伤的鸟，想飞也飞不高。又过了半小时后，他们离陆地只有1英里的距离了，可现在只有气球上层还有一些气体，但气球已经耗尽了精力，萎靡不振地悬在半空中。尽管他们拼死攀住气球网，可还是太重，不久，他们便有半个身体没入海水中，翻滚的波浪不停地冲击着他们。没多长时间，气球的气囊变成口袋状，如同帆片般向前飘去，可能这就是到达陆地的方法吧！

在离岸只有两锚链远的时候，4个人一起叫尖了起来，那下降沉没的气球在一个巨浪的作用下，竟又一下子上升了。没多长时间，它仿佛又减少了一部分重量，一下子升到1500英尺的上空，在那里它遭遇一阵风把它吹向与陆地相对平行的地方，却没把它吹上岸。

万幸的是，两分钟后它又斜转到原来的方向，并降落到一个远离波浪的沙滩上。热气球中的人们相互帮助着从网眼里逃离出来。没有重量压迫下的气球像精神恢复的小鸟，风轻轻一吹便起飞消失在空中了。

吊篮中本来有5个人和一只狗，最后着陆时却只剩下4个人了。

那个人一定是在波浪冲击时从气球网上被卷到海里的，不然怎会有着陆前那一下子的上升呢。刚脱离危险的4个人一踏上陆地，就大声呼喊营救失踪的伙伴，并大声喊道，“他应该会游上岸，救他，救他！”

第二章 五个战俘

刚被风暴卷上岸的几个人是一群战俘，根本不是气球飞行员，更别说什么专业不专业的了。他们每个人都英勇豪迈，才想出这奇思妙想的方法来逃离囚牢。

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几百次！有几百次竟仿佛要从破裂的气球上掉到海洋里，不知为何，上帝似乎存心要保住他们的生命。在3月20日，他们从里士满逃离出来，在天空中没日没夜地飞行了5天，现在他们距离弗吉尼亚的首府有7000英里了。在恐怖的南北战争期间，里士满是南方阵营的要塞，当时尤利斯·格兰特将军的部队已将它团团包围。

战俘们是这样出逃的：

1865年2月期间，格兰特将军计划出奇兵占领里士满，结果失败了，他部下的几个军官也被敌人泰利士所俘虏囚禁在城堡内。其中最为特别的代表是联邦参

谋部的赛勒斯·史密斯，他是马萨诸塞州一位渊博的学者，在战争期间，他曾被当时的政府委派在战略上负责极其重要的铁路作管理工作。作为一位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他瘦骨嶙峋，约有45岁，并且他的短头发和一小撮浓胡子都已经变得灰白了。他头型方正，就像是为了铸在勋章上而生似的，双眼有光，嘴型严肃。从面相看，他绝对是一位激进的学者。他是一个舞锤弄斧出身的工程师，就像行伍出身的将军。他头脑清楚，心灵手巧。他身强体壮，筋骨强健。他不仅是一个活动家，更是一个思想家。他热情乐观，能正确处理每一件事。他见多识广、随机应变、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保持头脑清醒，有坚强的信心和毅力，这三个条件让他成为真正的英雄。他常用的座右铭是16世纪奥兰治的威廉的话：“即使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也能够承担任务，坚忍不拔。”

赛勒斯·史密斯是英雄的代表。南北战争的各次战争他都参加过。他自愿在伊利诺斯州投效尤利斯·格兰特以后，在巴丢卡、柏尔梦特、匹兹堡埠头等地都作过战，在科林斯、吉布森港、黑河、差坦诺加、魏尔德涅斯、颇陀马克等地的围击战役中，他总是骁勇善战。史密斯几乎数百次成为威严的格兰特那些无名无姓的阵亡将士之一，并且在从战争开始到里士满战场受伤被俘之间，他一直都是幸运平安的。在史密斯被俘的同时也有一位重要人物落到南军手里，他就是《纽约先驱报》的通讯记者吉丁·史佩莱，他奉命在北军中进行战地报道。

吉丁·史佩莱是英、美新闻采访员当中极度有名的人物，如同史坦莱等人一样，什么困难都不能打倒他，他决心要采访到正确消息，并且第一时间内将信息送回报社。众多联邦的报纸，如同《纽约先驱报》，拥有强大的实力，他们的代表就是报刊的通讯记者。吉丁·史佩莱是最出名的记者：他是一位强壮精明、办事利索、善于思考的人；他环游过世界；他不仅是一个兵士，更是一个艺术家；他说话热情，行动利落，不惧劳苦，更不怕危险；采访新闻时，他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报刊；只要是特殊的、奇特的、他人无法采集到的事件，他都能采集到；他是一位有胆识的战地记者，他习惯在枪林弹雨中写稿，一切危险在他看来就像是最好的报道资料的铺垫。

他在战役中总是深入前线，左手持着左轮枪，右手拿着笔记簿；哪怕是葡萄弹也没有使他的铅笔颤抖；他绝不像有些人那样没事找事，总是不耐其烦地打着电报；他每一篇报道的要点都是简短有力、明确、具有说服力的。他比较幽默，在黑河的战斗结束之际想要不惜一切代价独占电报局窗洞的也是他。他在向报刊报道了战争结果后接连拍发了圣经的前几章，尽管一共拍了两个多钟头之久，还花费了2000美元，但是《纽约先驱报》最先登载了他所报道的消息。

吉丁·史佩莱身材雄伟，估计有40来岁。他的面庞被淡红色的胡须所围绕，眼神透露出坚定活泼的目光，且善于变化。也许只要其目光轻轻一扫，其他景色便一览无余，他那能够适应各种气候的强健体格，就好比一根在冷水中淬硬了的

钢筋一般。

吉丁·史佩莱在《纽约先驱报》当通讯记者已经有10年之久了。他不仅文笔美妙且善于绘画，他报道的通讯和插画都使报刊的内容更加充实，哪怕在他被俘的时候，他还在描写着战役和画素描，他在笔记簿中写的最后一句是：“一个南军的士兵正拿枪对着我，但是……”然而那个南军的兵士却没有击中吉丁·史佩莱，他向来是幸运的，在那次事件中并没有受到伤害。

赛勒斯·史密斯对于吉丁·史佩莱以前只是闻其名却不相识，这次他们一起被押送到里士满。工程师的伤口很快治好了，他在养伤期间与这位通讯记者相互结识，他们似乎相见恨晚。没过多久，他们就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逃离这里，返回格兰特的军中。并且提出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为了联邦的统一而继续战斗”的口号。

这两个美国人一来就想寻找机会逃跑，尽管他们可以在市镇里自由自在地溜达，但是里士满戒备森严，逃脱难度很大。就在这期间内，史密斯遇到了一个昔日的仆人，一个对史密斯竭尽忠诚的人。他是一个黑人勇士，他出生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父母都是奴隶。但赛勒斯不仅在信仰上更在道义上反对奴隶制，所以很早便让他重新获得了自由。可这个获得自由的奴隶不愿意离开他的主人，他愿为他的主人赴汤蹈火，他大概有30岁，强健、活泼、聪明、伶俐、温柔、顺从，甚至还有点天真，平时总是一团高兴，勤劳诚恳朴实。他的全名叫做纳布加尼察，但他习惯让人称他为纳布。

当他主人被俘的消息传入纳布的耳朵时，他毫不犹豫地从小萨诸塞来到里士满，凭借着机智的头脑，在20多次出生入死后，最终潜入进被围的城市。当史密斯与纳布相见时，那种喜悦感难以用任何一种语言来形容。

虽然纳布进入里士满容易，可再想要出去就难了，因为看守把北军战俘看得极为严格。除非有特殊的机会否则真的很难顺利地逃跑！这种机会不仅不会送上门来，更且极为难找。

在这阶段，格兰特将军依旧继续作战，他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赢得了匹兹堡的胜利。但在里士满战线上，他和巴特勒部队并肩作战还是不能取胜，因此战俘们幻想早日释放的希望可能要破灭了。

在被囚禁的单调无味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记述，通讯记者再也忍耐不住了，现在只有一件事充斥着他的大脑——不惜一切代价逃离里士满。他已经尝试了好几次，但都被难以克服的困难所阻碍。围困依旧继续着！如果战俘急于逃离回到格兰特的军中，那么围困的人更加想要与南军取得联系，约翰·福斯特就是南军热烈希望的人之一。被俘的北军难以逃离出城，当然南军也离不开，北军把他们都给包围了。里士满的总督与李将军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了，他迫切

想要把当地情况与李将军进行交流，以便援兵的迅速到来。于是约拿旦·福斯特就提出了用氢气球越过包围线的建议，以方便直接到达南军的兵营。

总督同意了这个计划的实施，命人制造了一只氢气球以供福斯特使用，还派了5个人做他的助手。他们不仅携带降落时自卫的武器，还预备了干粮，以供应航途延迟使用。

气球预计在3月18日起航，但起飞必须在夜间，还要有和缓的西北风以策应。根据飞行员的预算，他们只需要几个钟头就能到达李将军的军营。

但刮的风却不是和缓的西北风，在18日开始就变成了风暴，风暴在极短的时间内变得猛烈起来了，福斯特没办法只能延期，因为谁也不会在这个危险的时候去冒险。

氢气球充足了氢气，放置在里士满的一个广场上，只要风势减弱，便马上起飞。困守城里的人们希望暴风赶快减缓的心情是显然易见的。3月18日和19日这两天很快过去了，然而天气却没有什么转变，狂风把地上的气球吹得猛烈的冲来撞去，想要保护它都很困难。

19日的夜晚也过去了，然而第二天早上的风暴却更加猛烈，气球更是无法起飞了。

就在那天，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在里士满的大街上却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突然喊住了。那是一个名手，名叫潘克洛夫，年纪大概在35岁到40岁之间，身强体壮，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他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副英俊的面庞。潘克洛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北方人，他航行过各个大洋，参加过人们所能想到的和不能想到的探险，只要是陆地上动物所能碰见的遭遇几乎全被他遇到过了。由此可知，他是一个胆大凶猛的家伙，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他。年初的时候，潘克洛夫因为有事情处理便来到里士满，他还带着一个新泽西的小男孩，他是一个已过世的船长的孩子，年仅15岁，潘克洛夫把他当作自己亲生孩子般爱护他。但在北军围城之前，他没有机会逃离这个城市，直到发觉自己被困在城里后才感到懊悔至极。可他不是一个会向困难低头的人，因此他要想法从这里逃离出去。他从别人的口中听说过这工程师军官的大名，他十分清楚这位男子汉在囚禁中所受的苦闷。于是，这天他找到工程师并毫不犹豫地直接问工程师：“史密斯先生，你想离开里士满吗？”

工程师一脸茫然地看着对他说话的人，对方又赶紧低声补充一句：“先生，你想要逃跑吗？”

“什么？”工程师急忙问道，这句话明显是不假思考的回答，毕竟他还不知道他面前的陌生人到底是谁。但是当他用敏锐的目光打量了水手的面貌后，他肯定对方是一个诚实的人。

“你是谁？”他简短地问道。

潘克洛夫简单地做了介绍。

“好吧。”史密斯回答说，“你计划使用什么方法逃跑？”

“用那只气球，它在那儿一无是处，我看它就是为我们而准备的……”

水手的话没说完，工程师就知晓他的意思了。他一把抓住潘克洛夫的胳膊，将他拉到自己的住处。在那里，这位水手说明他的计划。计划倒十分简单，除了有生命危险，其他什么危险也没有。当然，飓风的威力真的很巨大，但是，像赛勒斯·史密斯这样聪明能干的工程师是完全知道怎样操控气球的。如果潘克洛夫对飞行技术，如同他对航海般熟悉，那他绝对早不假思索地带他的小朋友赫伯特出发了，他习惯了在海里冒狂风骇浪的危险，这场飓风是难不倒他的。

史密斯一声不吭地倾听着水手的讲话，他的眼中闪着满意的光芒。他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不是一个错失良机的人。这个计划是具有可行性的，但不可否认，非常危险。尽管夜间有岗哨，他们还是有机会走近气球，潜入吊篮，然后割断吊篮的绳索。当然，他们也可能被打死，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很大的希望成功。如果没有这场风暴该多好！——不过话要说回来，如果没这场风暴，气球早就起飞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不会有。

“我不是一个人！”史密斯最后说。

“你要带几个人？”水手问道。

“两个人。我的朋友史佩莱和我的仆人纳布。”

“那就是三个人。”潘克洛夫说，“连同赫伯特和我一共是五个人，气球能载六个……”

“那就好，我们一定走。”史密斯坚定地说。

这个“我们”包括史佩莱在内，因为史密斯非常了解，这位通讯记者不是胆小如鼠的人。史佩莱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令他惊奇的是：如此简单的方法，他过去竟然没有想到过。对于纳布，他总是跟随他的主人一起的。

“那，就今晚吧，”潘克洛夫道，“大家都在那个地方集合吧。”

“今晚10点钟，”史密斯回应道，“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在离开之前，风势别减弱呀。”

潘克洛夫向工程师辞别后返回了他的寓所，年轻的赫伯特·布朗还一个人留在那里。当这个英勇的少年知晓水手的计划后，急迫地想知晓向工程师提议后的结果。就这样五个意志坚决的人就决定在暴风雨中碰运气了！

没有！风势它并没有减弱，约拿旦·福斯特和他的伙伴们可不想在那不保险的吊篮里任由风吹雨打。

当然那一天的日子绝对不是轻松如意的。工程师目前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

在地面上的气球可能会在大风猛烈的撞击下被撕成碎片。他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来来回回踱了几个钟头，仔细打量着这个飞行工具。潘克洛夫也同样采取了这样的方式，他的双手插在衣袋里，就像在设法消磨时间似的，时不时地打着哈欠，但实际上他也像他的朋友一样，同样很担心气球是否会损坏的问题，风到底会不会把它的绳索刮断，再把他刮到天上去。天黑了，夜色十分昏暗，大雾如同乌云般弥漫在地面上，雨和雪同时在天空中飘下，天气十分冷。浓雾完完全全地笼罩里士满，风暴似乎在攻守之间取得了和平的状态，不再那么强烈，在怒号般的狂风中，就连炮击声也听不见了。城市的街道上也没有一个人影，在那极端恶劣的天气中，官方恐怕也没有想到会丢失气球吧，因此也会觉得没必要在广场上设立岗哨。这一切都为俘虏们逃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他们在狂风暴雨中所作的冒险飞行的结果最后到底会怎样呢？

“天气糟糕透了！”潘克洛夫喊道，他一拳把头上要被风刮走的帽子压住，“但是，我们最后会成功的！”

9点半的时候，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纷纷从不同的方向赶到广场，大风把汽灯吹灭了，广场处于一片漆黑之中，就连那似乎马上要被吹倒在地上的大气球也看不到了。沙囊上系的是网索，但吊篮却是用单独的一根结实钢缆穿在便道上的一个铁环里。吊篮边五个俘虏悄悄地会合了。没有人发现他们，天色极度昏暗，甚至他们彼此都看不见对方。

史密斯、史佩莱、纳布和赫伯特不发一言地在吊篮里各自坐好，潘克洛夫则按照工程师的指示把沙囊一一解开。仅仅花了几分钟的工夫，水手就返回到他的伙伴身旁了。

现在只有一根钢缆系着气球了，只要工程师的一声令下就可起飞了。

就在这时，突然又有一只狗跳进吊篮中。原来那是工程师的爱犬托普呀，那只忠实的狗挣断了链索，最终赶上了它的主人。可工程师怕这多余的重量会影响他们气球的上升，很想打发它离开。

“多可怜的狗！多它一个吧！”潘克洛夫一边说，一边把两袋沙土扔出吊篮，减轻了吊篮上的重量，然后迅速解开了钢缆，气球斜着急速往上升去，因为起势凶猛，吊篮在两个烟囱上轻轻碰了一下，然后才消失得无影无踪。

飓风依旧汹涌地怒号着。在夜间下降，工程师都不敢去想象，拂晓时分，吊篮下的大地在浓雾的遮挡下一点也看不到了。

到了第五天后，他们才在云隙中看到吊篮下面是一片汪洋大海。在飓风的推动作用下，气球以惊人的速度飞行。

大家都明白：在3月20日起飞的这五个俘虏中，后来在3月24日有四个人被遗弃在远离祖国6000英里的荒凉海岸上，其中一个人丢失了！而这个丢失的人